

古籍标点辨误

钟敬华

现代汉语与古语文差异很大，今人在标点古书时，如对古文没有下过较多功夫，很容易因不明古词古义的训诂，不知古今词义的变化，而导致标点错误。

例如“名胜”一词，今多指风景名胜，有历史文化意义或自然之美的山水园林，古代建筑等，说的是地方，古代却还有名人胜士的含义。如《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约相当于春游的节日），乘肩輿，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敦、导即王敦、王导，皆晋时名门望族，诸名胜，即诸名士，因其为名士，故能与王敦、王导一起随从晋帝出游观禊。又《魏书》卷四十九《南安王传》附《跖跋熙传》云：

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儒、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及熙将死，复与知故书曰：“……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

所谓“广召名胜”，即广召才学之士如上列之袁翻、李琰、李神儒、王诵兄弟、裴敬宪等辈。又《世说新语·文学篇》：“宣武集诸名胜讲《易》，一日说一卦。”诸名胜为诸名士。若是指地方，则如何召，如何随从？今或不知此义，则易误解误标古书。如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四“高盖为闽中佳山，虽左僻，名胜往往远从游览，吟题甚富。”其“名胜”二字亦指文学才艺之士，然而，有的标点者将它标点为：“高盖为闽中佳山，虽左僻名胜，往往远从游览，吟题甚富。”则错了。“左僻名胜”，大约认为指地处偏僻的名胜之区。然既为

名胜，则非左僻，颇为自相矛盾。又名胜属上，“往往远从游览”句，便没有了主语，从前后文也推断不出省略的主语，如此断句破坏了句子语法上的完整性。

又如“第”字，古有表转折之义，同于但、但是；与“非”字组成双音复词“非第”，具转折递进的语法作用，以形容紧随其后的动词，有非但如何如何、不仅仅如何如何之意，是古文中常见的用法。杨士奇《歷代名臣奏议》卷九：“自昔讲官侍坐有仪，盖所以尊师重道，从容降接，非第循故事而备外饰也。”是说，古代皇帝讲官进讲时，皇帝赐坐，是出于尊师重道的缘故，并不仅仅是照老规矩，走走形式而已。清金植《不下带编》卷三：“古今英才贵位，其所生往往出自卑贱，非第无损其子之贤，而愈形其母之贵。”其中的“非第”，用法、意义都作非但解，但有人标点竟将“非第”二字属上，标作：“古今英才贵位，其所生往往出自卑贱非第，无损其子之贤，而愈形其母之贵。”这是误连上文“出自卑贱”一语，误将“第”字训释为“门第”之第，而释“非第”为低贱的门第。但这样一断句，作为有递进关系的“无损其子之贤，而愈形其母之贵”一句，就缺少了一个转折副词，句意便变得含糊了，而且古文中也不大见以“非第”表示门第低下的用法。

又如“许”字，今语多作许可、允许之义解，在古汉语中，则常用在数词或表示数量程度的形容词之后，表示约数，如明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卷二十七：“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步。”即南北八十多步。今语中尚使用的一些文言词语，如少许、几许，还保存这一含义。王国维《水经注笺》卷三十六有“杨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来相救援”一语。据《水经注》和《南齐书》等，杨迈当作阳迈，林邑王，姓范。宋元嘉年间，交州刺史阮弥之征林邑。范阳迈出外举行婚礼。宋海军战舰泛海到合浦。遇阳迈从举行婚礼处率其属下战船三百多艘（一作五百）来援，为宋海军所败。然宋海军亦以曾遇海风，战舰颇受损失，难以完全攻占林邑，便引军北归。这段话，说的便是宋海军击败范阳迈所率船队的事，“杨迈携婚都部三百许船”¹十一字当作一句读。然有的标点标

¹《东西洋考》引此段文字，作“杨迈携婚部伍三百许船”，无“都”字，疑是。“婚部伍”，当指范阳迈从其结亲之地所借之船队，加“都”字似难解。疑“都”字乃涉“部”字形近而衍。

成“杨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来相救援。”将许训解为许可之许。虽说许字也有许可之义，但用在此句中，是完全错了，导致其标点也错了。而前半句将“携婚”与部伍“断开”，“携婚”何说，亦大误。²

又《庄子·杂篇·盗跖》说：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鲁君之使者至（颜阖之家）……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者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

意思是说，鲁君听说颜阖是有道之士，派使者去请他到国都来。颜阖对赶到家中的使者说：“您弄错人了吧？回去再问问清楚，不要犯错误。”使者便转回（还反）到鲁君那儿去核对。再赶回来请颜阖时，却找不到人了。句中的“还反”，现代汉语不大说，而多作为两个单音词使用。又因为古代汉语中多单音词，因此，有的标点者也认为这句话中的“还反”二字应分开使用，将末句标点为：“使者还，反审之。”“使者还”的意思是明白的，但“反审之”三字就有些含糊不清了：是指“正反”之反呢？还是“返回”之返？若是前义，没有“正审之”与之相对；若是后义，则前面已说“使者还”，又显累赘重复，“反”字加在“审之”上，似觉多余。其实，“还反”二字是同义并列的复合词，犹如说反回，回转、旋反，古书中常见，如：《韩非子·喻老》：“晋已取虢，还反灭虞。”《礼记·月令》：“孟夏之月，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于朝。”“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史记·勾践世家》：“（勾践）北渡兵于淮……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标点者不明“还反”一词的词义训诂及用法，误以为应分为两个词，而致误点。

还有一个“去”字，今语作往，到解，表示趋向；古文中多作离开解。

² 此句也有标点为此句亦有标点为“杨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来相救援”者，将“船”属下，亦大误。盖“船”字在此亦有量词的功用，作“艘（船）”、“条（船）”等义讲。

但中古时，去字已渐渐具有了往、到等词义及用法。标点古文，遇到去字时，定要细细审读文义、句义，审明“去”字在此句中的词义、用法，否则就会错误标点。如《汉书·卫青传》：

自是后，（卫）青日衰而（霍）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唯独任安不肯去。

前后两去字，都是表示离开，卫青的故人门下大多数离开了他，只有任安没有离开他。有的标点将前一句点为：“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少了个逗号，语义便发生微妙变化，变为卫青的门下故人大多数到霍去病那儿去服务去了。虽说总的意思相近，但不符古文原意。又如《三国志·刘巴传》注文引《零陵先贤传》说：

（刘）巴入交趾，更姓为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样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杀之。

汉代的交趾郡在云南之南，今属越南。益州郡在今云南，样柯郡在今贵州，蜀郡在今四川。刘巴离开交趾去蜀郡，当经益州（云南）、样柯（贵州），这就是样柯道。史书记载刘巴将由样柯道至蜀郡，就是经云南、贵州到四川，但当他经过益州（云南）时，被当局扣留。因此，《零陵先贤传》这句话中的“去”，不是“往”的意思（他不是去往益州，而是去往蜀州），而是离开的意思，指他从样柯道离开交趾，在路上被益州拘留。有的先生标点为“乃由样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便不符史书所述史实。但在古文中，去字有时确具有往、到之义，而标点时不查，拘于古文“去”字无往、到之例，则又会造成标点之误。如《水经注笺》卷一引《释氏西域记》，说阿育王太子出家为菩萨，在瓶沙国见阿育王后，“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据《水经注》，半达钵愁，汉语白山，地名。是说“菩萨”一到天黑就到半达钵愁去住宿。这里的“去”字，确实应作往、到训解。有的标点本标作：“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前半句虽然可讲通，后半句却缺少了谓语的主词，造成了句子结构

的缺陷。显然是不妥当的。盖“去”在古代文言中，均应作离开解，但在口语中恐怕早有往、到的用法。言的发展，总是有个历史的过程，若非汉唐时期口语中已开始发展了“去往”之义，怎么会在宋明时期突然冒出新义来？《释氏西域记》乃佛书，佛书往往倾向口语，不尽遵循文言语法，故在此书中“去”字出现“去往”之义，是不奇怪的。

又如“从容”一词，现代汉语多作宽缓、悠闲、舒缓解，但在古代汉语中，此词尚有举动、盘桓逗留、斡旋周旋、经济宽裕、怂恿劝诱等义。今之标点者如不知从容一词古代还有那么多词义，执着于宽缓、悠闲、舒缓之义，则有些句子的标点，孰对孰错，就难于准确判断。《三国志·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文·自叙》云：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从容一词，有学者主张属下读，作“从容常言”云云，是以舒缓之义训释从容，意谓常常舒缓地说。按，以从容作形容词，形容表言动词“言”是可以的，但中间夹杂一“常”字，从语气和语法上，都觉累赘。此从容二字当属上，点作：“每每定省从容”，但不作舒缓义解，而可用盘桓逗留之义训释之。此句是曹丕述说自己的行动，去其父曹操处请安探视，而在盘桓停留的时候，曹操常对他说明云云。“从容”连下读显然不如连上读为宜。主张连下读者，似对“从容”之古义，没有弄明白。又《太平广记》卷一八三“陈峤”条

陈峤谒安陆郑誠，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誠谓峤曰：“识闵廷言否？”

闵廷言，人名，唐人称他“文格高絕”，“酷似西汉”，此是说郑誠与陈峤三年才见面，二人盘桓良久，相互交谈，说了许多话。其中郑向闵推荐说“您认识闵廷言吗？有标点此句者，亦以“从容”属下读，作“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誠谓峤曰”。推测其意，也是以舒缓宽适训释“从容”二字。然而，如以

舒緩寬適訓从容，則應直接連接表言動詞“謂”，作“誠从容謂峤曰”，不當說“从容誠謂峤曰”，這不大符合漢語的詞序，這樣的標點，我以為是不妥的。因此，此語當以“三年方一相面从容”為句。又《史記·衡山王傳》“衡山王……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从容王密謀反事”這段話，一種標點為：“衡山王……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从容，王密謀反事。”另一種標點為：“衡山王……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从容王密謀反事。”依前斷句，是以盤桓周旋訓釋从容二字，意謂衡山王與奚慈、張廣昌及所找來的“能為兵法候星氣者”聚在一起，日夜盤桓周旋，密謀造反事；依後一斷句，是以怱怱、勸誘之義訓釋从容二字，意謂張廣昌及“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怱怱衡山王密謀造反之事。從全句意思看，當以後一標點為宜。

不光是現代人會發生因不明古今詞義的變化而導致詞語的理解及標點的困難和錯誤，古代學者、注家發生類似的句讀困難和錯誤也不少。清代學者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就曾指出多例古代學者的此類錯誤。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漢唐時的詞語到今天有古今的變異，而漢唐對於春秋戰國時代，同樣也有春秋的“古”與漢唐的“今”的變化不同。《管子》是一部素稱難讀的書，其中的詞語，保存了許多古老的詞義與用法，漢唐時的人讀這部著作，已經很有些隔膜了。唐代學者尹知章曾為《管子》作注³，對當時人及後人閱讀此書有所幫助，但尹注也有許多因沒有弄明白今古（唐對於春秋戰國）詞語意義的變遷，而發生注釋和斷句錯誤的地方。如卷三《幼官》篇“置大夫以為廷安人共受命焉”一語，尹注說：“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于此以安之也。”卷七《大匡》篇說“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一語，尹注說：“有三年食然後可安。”都是訓“安”字為安定、安全之安，在“安”字下句斷，依其訓釋，當標點為：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
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

³ 今本或題唐房玄齡注。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乃後人以尹知章人微，房玄齡名盛，故改題房氏之名。

但据清人王念孙的考证，“廷”字不训廷馆之义，而应释作官名，“安”字也不训安定、安全义，而是虚词，与“乃”字之词性、意义相同，应训释为乃，如用现代汉语语词，可训释为“才”字。依王说，前句当断句为：“置大夫以为廷，安人共受命焉。”意谓安排大夫为廷官，乃（才）进入朝廷供职受命。后句断句为：“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馀修兵革。”意谓一定要准备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然后乃（才）用其馀财物修治武器装备。王念孙举出《管子》本书中许多例子，证明在唐以前，安字可以作为虚词用，训为乃字、则字，如《内业》篇：“精生者，其外安荣”，是说精生于内部，外部乃（才）会荣盛。《山国轨》篇：“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意谓民众衣食有着，乃（才）无怨咎。《地员》篇：“其阴则生之楂梨，其阳安树之五麻。”“安”与“则”相对为文，“安”也应训释为“则”，意谓北面（阳）则种植楂梨，南面（阴）则种植五麻。《地员》篇：“其山之浅，有茏与斥，群木安逐。”这里的安字，则应解释为于是。“群木安逐”意谓众多的树木于是生长旺盛。⁴《管子》书中还有“群药安生”、“群药安聚”、“群木安逐，鸟兽安施”等句子，安字都可作“于是”解释。⁵而这些安字，尹知章或注安定，或注静，或注和易，都错了，其错误的原因，就是不明白安字的词性、词义古今有所不同，而他执着于今义，望文生义地训释，致使断句错误。王念孙总结说：

语词之安，或为乃，或为则，或为是，或为于是，其义并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劝学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通隆礼，案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杨倞注云：“安，语助，或作‘安’，或作‘案’……字之作安者，《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而外，又见于《国语》。《吴语》曰：“王安拟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墨子》（《非久篇》曰：然

⁴ 《尔雅》曰：“逐，强也。”

⁵ “群药安生”是各种药物于是生长之意，“群药安聚”各种药物于是聚集之意，“群木安逐”见上文解释，“鸟兽安施”是禽鸟于是群聚在一起之意。句中的施字是族字之误，族也是聚的意思。《白虎通义》说：“族，凑也，聚也。”

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其作者者，《荀子》、《战国策》而外，又见于《逸周书》（《武寤篇》药期于牧，案用师旅。商不足灭，分禱上下。）其作焉者，则《礼记·三年问》而外，见于经史子者甚多。”尹氏不知安为语词，固宜其说之谬也。⁶

尹知章注《管子》，不明古词古义，误释强断，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管子》卷九《问》篇有“问于边吏曰小利害信小怒伤义边信伤德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一句，尹氏于“伤德”下加注说：“边人失信，故伤德也。”于全句注说：“敦厚而和，可以构结四国。四国之来，皆以诚信，故曰：‘以顺貌德’。”是将“边信伤德”作一句读，“厚和构四国”作一句读。全句断为：“问于边吏曰：‘小利害信，小怒伤义，边信伤德。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将“德厚”二字分属上下句。王念孙指出，“德厚”二字当连读。“德厚”犹言仁厚。秦汉古籍中德厚连用的例子很多，《管子》本书的《形势解》篇有：“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礼记·乐记》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礼记·乡饮酒礼》有：“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有：“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韩子·外储说·右篇》有：“德厚以与天下齐行。”《战国策·齐策》有：“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史记·秦本纪》有：“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史记·孝文帝本纪》引汉景帝诏有：“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晁错对策有：“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有：“堕肝胆，施德厚。”司马相如《子虚赋》有：“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又都是“德厚”连文而读。按“德厚”犹如厚德，盛德，大仁大义大德。故知“德厚”二这当如王念孙读。尹氏未细读古书，而不知古词“德厚”之意义与用法，凭主观臆断，又将完整的词语分裂开来，造成了又一个古书的破句。可见要准确地掌握古今词义的变化，对古书

⁶ 《读书杂志》卷七《管子》第二。又，通行本《老子》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语，王念孙说：“‘信不足’为句，‘焉有不信’为句。焉，于是也。言信不足，于是有不信也。”今新出土之竹简本《老子》，此语作“信不足安有不信”，正与王氏解安为“于是”之义合。可证“安”字确当作于是解，亦证尹说之误。

施加正确的训释和断句，也是不容易的，无论今人、古人，如不下艰苦、细致的功夫，绝对是做不好的。⁷

有时，某些古汉语的词语，并不特别生涩，其古今词义相差不多，但标点者如未能仔细辨别体会，反而产生标点错误。如“识别”一词，古今通用，词义亦无大区别，有认识、区别、辨别等义。《后汉书·刘玄传》：“（樊）崇等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冯异传》：“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其识别皆区别之义。《世说新语·轻诋》：“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着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其识别则是认识之义。谓名士褚裒（文中之褚公），虽然有盛名于中原，但不为吴中人士所认识，初至江南，受到士大夫的刁难怠慢，连点心都吃不上。然而，某标点本似乎以此词太平常，疑古代未必与今天同用法，遂将一词分为两半，以识字仍充认识之意，以别字作另外之义讲，作为下句动词“敕”字的状语，标点作：

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着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

在标点者来说，或者认为如此标点有新意，然而不如仍将“识别”作为双音词标点在一起，更符合该词的传统用法，而句子更为简明易懂。

⁷ 同上。